

乙  
683  
—  
124

# C B A 學文國法

冊上

著年仲徐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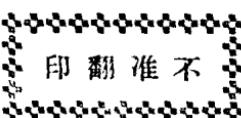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刷

法國文學

A B C 上 (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發行所  
上  
海  
四  
馬  
路  
藝  
者  
印  
出  
著  
作  
版  
刷  
者  
者  
世  
界  
書  
局  
年  
徐  
仲  
ABC叢書社  
世界書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藝  
者  
印  
出  
著  
作  
版  
刷  
者  
者  
世  
界  
書  
局

年

## 小言

徐仲年

本叢書發刊旨趣裏說：「西文 A B C 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惟其是「階梯」，所以要淺顯，惟其是「綱領」，所以只能敘述些讀者所應當知道，不可不知道的學理與事實。在這本 A B C 中，我把法國文學流變大勢和第一流作者都講到了，第二流作家列入各世紀附表內，第三……等流作者不論。至於關於法國文學詳細的討論，當在別處與讀者先生們相見。

# 目次上冊

緒論	一
中古時代	一
概況	四
敍事詩	五
抒情詩	九
雜記	一
民間詩	一四
戲劇	一五
散文	一五
雜拉杜央——若央維兒——佛羅沙——剛明納	一八
十六世紀	一八

概況 ..... 一八

詩歌 ..... 一九

馬何——七星社——洪沙

散文 ..... 二八

小說家哈白雷——道學家蒙戴榮

第二流作家表 ..... 三二

十七世紀

概況 ..... 三三

三位改革家 ..... 三四

詩人馬萊爾白——散文家芭兒乍刻——哲學家苦加爾脫

古典派諷刺作家 ..... 三九

郭爾內依——草里袁幫——哈辛納

古典派詩人 ······ 五五

卜懷魯——拉·芳丹納

古典思想家 ······ 六一

拉·霍盧夫古——巴司加兒——拉·勃與雷爾

古典派宗教家

浦徐誌——費乃龍

古典派的衰落：新舊之爭 ······ 六九

第二流作家表

十八世紀

概況

古典派的殘局

時沙——馬利英

新思潮與沙龍

哲學化的文學家 · · · · ·

孟德斯鳩——伏兒戴爾——悌特和——浦豐——盧梭

一個喜劇作家·浦馬爾頓.....八八

一個半古典派半浪漫派詩人：羅尼  
一九〇

革命與文學

第六章 第二節 作家表

上冊所引外國字表

九六

# 法國文學ABC上卷

## 緒論

在公元以前，與今日法國相彷彿的境土內，住了古爾民族。這民族所講的各種言語，統稱「賽兒滴克語」。到了公元前二世紀，已經征服西班牙的羅馬人把古爾的南方也占據了；於是南自馬賽，北至里昂，各重要城市裏，都建設了學校，教授拉丁文。那時的貴族固然有時間財力來研究拉丁文，老百姓就沒有這種機會，只能說說不文雅的不合文法的壞拉丁文：終究民衆化的拉丁文佔了優勢。這個拉丁文，漸漸變化，成了羅馬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都自此出。羅馬文分兩大派：一種，在言語中，把「是」字讀如：「烏以兒」；一種，把「是」字讀成「惡克」。自公元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藉了政治勢力，

「烏以兒」派得勝了，從此派生出法文法語。

十六世紀時，初生的法文原來是很幼稚，文藝復興給了牠發育擴張機會。一五三九年，法皇甚至吩咐關於律法文件應該用法文來寫。各文學家——例如「七星社」諸君子——努力造新句新字，草創文法，務使法文日趨豐富而有條理。那時，幼年的法文已與根深蒂固的貴族拉丁文宣戰。

經過了不少風波，然而也不斷地受人琢磨，在十七世紀，法文有絕大的進步。牠自身已經很豐盛足夠應用，又被一般愛護者刷新與改良，於是從幼年時代走進了青年時代。起初呢，一般學者簡直看不起法文；到了十六世紀還有許多人懷疑，——雖則已有人把法文來寫詩歌或散文——一入十七世紀，形勢就改變了：文學家，沙龍裏面，甚至哲學家與宗教家都用法文了，法國國家文學院也把做部法文大字典的責任負起。於是，古典派或正宗派文學應運而生。受了古典派和一班修辭家的影響，十八世紀裏的作家儘力避去俗字俗句；

他們設法使法文晉爲一種「純粹」的，「正確」的文字，至少在散文裏，他們有巨大的成功。那時的文句是短的，簡明的，伶俐的，自然的，——還可說科學化的，因爲在這世紀內法國的科學頗有進步——；有此種種長處，法文被歐洲的貴族，文藝界，法律界所採用。

然而古典派的主張是極拘束的，不自由的，久而久之漸漸不足服人。就是法文罷，固然牠已達到「簡」，「淨」的極點，然而正因此故，牠現出文弱的情態來。法國大革命一役，連帶把古典派推翻了。生龍活虎的浪漫派代替了這位古典老婆婆。人家再也不顧忌文法了，非但人家用土語，俗語，科學專門詞，而且還把希臘拉丁以及其他言語中的文字文句引用過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恍如在燒的烟火，五光十色，燦爛奪目。

法國有句俗語：「災難有時是有用的」，戰爭（指國際的）能使國家貧窮，百姓遭殃，却也是一服興奮劑，而且給幾個國家以接觸的機會，由此種機

會生出互相的諒解與認識。最近的歐洲大戰，送給文藝界不少含有刺戟性的材料，法國的文學因之日趨世界化。而且，猶之一人經過了一次風波便老了一次，一國經過了一度戰爭便增了不少閱歷：此種閱歷影響到文學界來，就產生許多有深刻的觀察的作品。所以，當代的法國文學不再如古典派那樣板板六十四，也不如浪漫派那樣天真，……却似一個人到了五十歲，另具一種目光，而正因人生終究是多悲少樂空虛的，此種目光未免帶了灰色。

## 中古時代

**概況** 所謂中古時代者，自八四二年起至一五一五年止；而十四，十五兩世紀應作為轉變時期看。這是一個「智慧的黑暗時代」。那時教士們握有絕大的權柄，其次為貴族——占據一地的小皇帝，——其次為中資產階級，最後為平常百姓。那時雖有大學中學小學等設施，實則教授們——教士們——自己就

不十分高明，所以無智識是一種普遍現象。在這種環境裏，文學自然是很幼稚的。在舊語中把「是」字讀作「惡克」的人所住的地方（即法國南部），有種詩人稱做「脫陸巴杜」；在把「是」字讀作「烏以兒」的人所住的地方（即法國北部），也有一種詩人，名為「脫陸魏爾」：這兩種詩人到處自己或使人唱詩給人家聽，法文詩歌自此產生。至於散文，下面再講。在一四七〇年以前，法國還不知印刷。如果教士或貴族要本書，只能叫人手抄；這種手抄本裏很多錯誤或遺落，然而幸有抄本，我們纔能研究該時文學。

**敍事詩** 「脫陸魏爾」們所作所唱的是一種敍述頌揚英雄事跡的長詩。母題極多，大約分為三部：關於沙兒馬業者，關於白萊打業地方者，關於古代英雄者。這種詩全部分為若干段，每句包含十字或十二字——普通十字，每句末字與上句末字押音，每隔若干句換一音。詩中的思想是很簡陋，很天真的；詩中的事實多是與歷史不相合的。

在中古時代法王沙兒馬業（七四二—八一四）是一位箭垛式的英雄：他的戰績固然被人鋪張得很厲害了，人家還要造出許多服從他的英雄來把他抬高身分。關於歌頌他與他手下的英雄的詩是很多；最著名的是一首初被全歐看重（一〇六六），後忽被忘却，在一八三七重行出世，現今我們只有十二世紀中年本——此本藏在英國惡克司福地方——的羅郎歌。詩中的情節是如此的：沙兒馬業在西班牙境內戰爭多年，打勝了這個，克服了那個，只有札哈各司地方的王馬爾西兒沒有受苦，他想攻擊馬爾西兒。調皮的馬爾西兒先自申明肯議和。於是沙兒馬業派了羅郎（沙兒馬業的姪兒）的岳父去當代表。這位代表以爲沙兒馬業的遣派是他的女婿所授意的，心上一不高興，就私下告訴馬爾西兒：法兵前隊已經拔動，後陣空虛，儘可襲擊。馬爾西兒便起了大兵來襲擊，羅郎因之很勇敢地戰死。羅郎的未婚妻，一得惡消息，一急就急死。終究沙兒馬業掃滅了馬爾西兒，爲羅郎報仇。此歌共長四千句，分作九十一段。有幾段是簡潔

蒼老而極動人的，例如羅郎的死：

羅郎伯爵躺在一顆松樹下面：

他的面孔朝向西班牙；

他回想到無數事物，

他想到了做子爵時所戰得的土地，

想到了溫柔的法國與他的族人，

想到了扶育他的主子沙兒馬業，

想到了他所信任的同胞……

敵兵自西班牙追來，所以羅郎面向西班牙，表明他是戰死的，不是逃遁中傷而死的。又如羅郎的未婚妻——美人烏特的死：

皇帝自西班牙歸來。

他到了愛克司，一個絕美的法國城市。

他進了大廈，步上內殿。

一位媛女——烏特——向他走去；

她問道：「那位曾立過誓要娶我的羅郎軍佐何在？」

沙兒心中覺着異常悲痛，

淚珠雨下，他摸摸他的白鬍鬚，說：

「妹妹，親愛的朋友，您所問的那位早已離開塵世」……

猛烈的悲哀使她撞倒在沙兒馬業足邊。

忽然她絕了氣。啊，上帝總得可憐她的靈魂！

關於白萊打業地方的諸敍事詩裏，最有名的是一一五〇年左近陪胡兒所作的脫利司丹與意善兒脫的稗史。脫利司丹是一個王帝的姪兒；有一次他打了勝仗却受了傷。在謀休養時，他改裝隱名，使人家認不出他。意善兒脫當了看護

婦。傷既痊，我們的騎士爲了他的伯父向意善兒脫求婚。途中，兩位不慎把一杯神秘的含有魔力的酒飲了，於是相愛起來，經過了不少波浪；直至三年之後，魔力纔退，雙方深自悔過。老王寬赦了意善兒脫，却把他的姪兒驅逐了。  
 這碑史本非出於一人之手，陪胡兒不過改寫一通罷了；一一七〇年左近，篤馬把牠再重寫了一遍，增加材料，集了大成。

關於古代英雄的敍事詩，最冗長，——竟有達三萬詩句者！——最無精采：我不去講牠們了。

**抒情詩** 猶如我國的文學，法國北部的「脫陸魏爾」們崇拜英雄，法國南部的「脫陸巴杜」却做唱抒情詩：「愛情」，「死亡」，「悲哀」爲他們詩歌的三種原素。在十二，十三兩世紀內，這類抒情詩頗發達，頗有進步，許多短詩已足耐人尋味；到了十四世紀，內禍外患相逼而至，初開的抒情詩花，如何經得起這般的狂風暴雨呢？所以終此世紀，幾乎可以說沒有詩人。十五世紀裏

出了三個有名詩人：阿蘭·沙爾梯愛（一三八六—一四四九），沙兒·獨爾萊昂（一三九一—一四六五），法郎所懷·維龍（一四三一—一四八〇？）其實沙爾梯愛的詩，當年雖享盛名，今日看來，亦復爾爾。沙爾梯愛的面貌是够醜的；有一天，法太子的夫人馬爾幹利脫乘沙爾梯愛熟睡時把他吻了一下，人家很驚奇她吻這位醜男子，她回答道：『我並不是吻他自身，我所吻的乃是這張會說過多麼可佩可效的字句的寶貝嘴』，從此沙爾梯愛得了悠久的令名。

沙爾·獨爾萊昂是路易·獨爾萊昂公爵的兒子；在「百年戰爭」中他被敵人捕去，在英國監禁了二十五年（自一四五一年起）——重得了自由後，他在白羅懷地方組織了一個很著名的王廷。他的詩並不深刻，而且他幾乎沒有談起那時人民的苦痛，他只做了不少言情或抒情小詩，『新鮮可愛』四字是他的詩的定評：

|時間已脫去了他的